

京劇界女強人

孫毓敏傳奇

(三)

(彩色圖照刊第七頁)

●李能宏 (弘報發行人)

三場紅娘定了終身

四人幫倒台後，北京開始演「逼上梁山」，「河南省京劇團」也準備演，就讓毓敏到北京採購服裝道具，一切進行得很順利，於是她便一次又一次出差，似乎成了採購員。一九七八年夏天，毓敏又到北京採購，抽空到張君秋家去玩，聽張君秋的二胡琴師張似雲說：「黃鎮當了文化部長，聽取民眾意見，有冤訴冤有苦訴苦，你的委屈也可以去申訴一下，說不定可以調回北京。」這個消息對毓敏太重要了，她夢寐以求的就是想回北京，她寫了一封文情並茂的信寄到文化部，這次遇到了貴人——周秘書，經他的幫忙，順利的見到黃鎮部長。正巧，那年九月份有一個京劇「流派演唱會」，黃鎮讓毓敏九月份到北京

京演「紅娘」。這次匯演是粉碎四人幫後首次進行的梅、尚、程、荀四大流派匯演。第一場是「市文聯擴大會議」演出，各級領導、文藝界名流都齊集觀看，梅派由梅葆玖演「霸王別姬」，尚派由李翔演「昭君出塞」，程派由趙榮琛演「荒山淚」，荀派由毓敏演「紅娘」。第一場演出非常成功，有人當場送詩：「穎明珠放光彩，蹉跎歲月被掩埋，神州春雷催紅雨，百花爭艷牡丹開」。第二場是在「市委擴大會議」演出，領導們看了毓敏精彩的演出，當場就討論要把毓敏調回北京，戶口問題也一起解決。第三場是給「文化部」演出，黃鎮部長親臨觀賞，演出又獲得成功。這三次成功的演出，決定了毓敏的終生，她於一九七九年春天調回北京，被分配到「北京京劇院」三團工作。

毓敏為了演這齣「紅娘」，除了自己加工練習外，還請了她師母師姐們幫忙指導排練，幾個月的苦練，才能有這樣的好成績。當一個人精神上獲得滿足後，力量就源源而來，毓敏雖然是個殘疾人，可是她卻有不完的力量，她堅持一年演出二百場到二百六十場戲，不管嚴寒酷暑，不顧風吹雨打，連續幾年，她沒請過病假，也沒回過一次戲，別人嗓子啞了她替演，連演五場也不叫饒，同事們都叫她「鐵嗓銅喉」，領導誇她是「勞動模範」。從她一九七九年加入「北京京劇院」三團工作後，年年按期完成場次和經濟任務。僅「紅娘」這齣戲，她就上演了九百多場，都能場場滿座。「金玉奴」和「雙玉緣」拍成電視戲曲片。「玉堂春」、「宋宮奇冤」、「紅樓三尤」、「勘玉釧」等戲的唱段

都錄成了磁帶和唱片，她曾經用兩週的時間排出了由崑曲改編成京劇的「痴夢」和「釵頭鳳」，她還參加了「三姑鬧婚」等七齣新編歷史劇的排演和演出。她無比珍視著她的第二生命。珍惜著她演的每一個大小角色。她經常咀嚼著前蘇聯名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名言：「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只有一次而已，人的一生是應這樣來度過的：當他回首往事時，不會用虛度年華而後悔，也不因過去的碌碌無為而羞恥，這樣在臨死的時候就能夠說：我一生的精力都已貢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自由解放而努力」

這段名言充滿了雋永而耐人尋味的深刻的人生哲理，毓敏已經虛度了十二年的寶貴青春年華，她要窮追猛趕勤奮努力的急起直追。有人問毓敏：「你到底是怎樣治好癱瘓重上舞台的呢？」她是這樣回答：「除了必要而對頭的治療以外，主要是精神，是充滿樂觀、自信和自強不息的精神，這就是我力量的源泉！」

改革消腫當上校長

「北京京劇院」組織龐大，全院有六個團，包括兩個民營自助的劇團，上級命令

要深化改革，這次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消腫」，決定讓王玉珍這個團徹底「消腫」。把該團團長王玉珍讓她去領導青年團，再兼京劇院副院長，算升了官，把老生演員趙世瑛調到二團仍任主演，那裡配角陣容整齊，政策優惠，他也願前往。只剩下個孫毓敏。

年過半百，又是個殘疾人，「北京戲校」正缺一個校長，上級研究，毓敏出身「北京戲校」，是內行，又有文化，於是，由「市文化局」周局長出面，和毓敏談，要她去當校長的事，毓敏起先以為是開玩笑，當知道細情後躊躇起來，毓敏和「師範學院」歐陽中石教授是亦師亦友的關係，她去請教歐陽中石，他認真地考慮毓敏的去留得失，他告訴毓敏說：「戲校校長不過是一個處級單位，從表面上看，只相當於國家二級演員的級別和待遇，對你這個一級演員來說是降級使用。但是戲校不同於一般中等專業學校，前任校長有郝壽臣、馬連良、上海戲校校長有俞振飛，都是藝術大師級人物，他們都能屈尊當校長，因為傳道授藝，歷來都是受人尊敬的事業。」歐陽中石的一番話，使毓敏疑慮全解，又有戲校副校長吳江的支持，她欣然地走馬上任了。在戲行裡有句警語：「不

養小，不養老」，她深知自己是年過半百的殘疾演員，舞台生涯不久了，到戲校一樣有前途，一個有用的人擺在那裡都有用，這話用在毓敏的身上最貼切。

尊敬教師開門辦學

毓敏接任校長後，出乎意料的是，她的同學和師弟姊妹們，對她都十分熱誠，工作態度非常質樸、精幹、本分、踏實，尤其是副校長吳江（毓敏的師弟），精明幹練，他主內，毓敏主外，領導班子不許耽誤課程和日常工作，下班後開會，開到夜裡，廚房給煮素湯麵當宵夜，毓敏主持會議有個特點，報告要簡要，討論要有結果，沒有轉彎抹角，有話直說，反對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徹底的官僚作風，有好的領導，才有好的部屬，這樣才能把事情做好。毓敏領導下的各級幹部，工作效率是驚人的，學校要辦好除了領導班子堅強外，還要有好老師，為了邀請好老師，除了儘量提高待遇外，還要待之以禮，俗云「佛受一柱香，人受一句話」，時常邀請老師聚會便餐，幹部們都以學生的身分給老師們敬酒，誠懇地請他們給學校幫忙，老師們受到幹部的敬重

，幹得很起勁，下班後，不看電視，不回家抱孫子，在學校加班看學生們練功，給學生們說戲，全校師生的士氣高昂充滿朝氣。毓敏進了戲校就被告知學校每年經費短缺一百多萬元，天哪！好大的數目呀！

於是她千方百計想法找錢，聽說一個大企業的夫人很喜歡京劇，尤愛荀派，毓敏厚著臉皮跑到人家家裡，先唱、後說，把女主人說服了，一下子捐給學校五十萬元，好事成雙。「北京市政府」又給一筆不小的「教育基金」補助，東求西討的，學校的經濟情況好轉，日子也好過多了，她從此落實了兩個綽號，一個是「孩子王」，另外一個是不雅的「花子頭」。「孩子王」也好，「花子頭」也罷，毓敏在任校長這些年裡，她確實盡了心力，除了到企業界去拉贊助捐款，還要管理一個龐大的學校，事無巨細，處理得當，甚至還帶頭去打掃廁所，又處處以身作則。「北京戲校」在她的悉心經營下，學生的成績提高了，學校的名譽響亮了，二〇〇〇年「北京師範大學」表演藝術學院正式開學，毓敏被任命為該學院院長，水漲船高，「北京戲校」二〇〇三年升格為「北京戲曲藝術職業學院」，毓敏則順理成章的成為該院

首任院長，院長的地位多麼崇高啊，毓敏除了沒有碩士、博士的學位外，論學識、能力、道德、操守都超人一等，筆者忝為毓敏好友，對她的偉大成就衷心敬佩。

荀師母向毓敏道歉

孫毓敏與師父荀慧生關係密切，在戲校的時期，荀慧生的次子令文是「北京戲校」的主要創建人之一，又是「京劇班」的班主任，還兼郝壽臣校長的秘書，令文看著毓敏從不懂事的小姑娘而成為名角的，毓敏畢業後，分發到「荀慧生劇團」拜荀慧生為師，在老師身邊整整五年，在慶祝建國十週年演出獻禮劇目「荀灌娘」，老師主動地把戲讓給毓敏演，並讓他的班底陪著徒弟演出，演出效果良好，荀慧生的長子令香，也很賞識毓敏的聰明好學，主動教授她「香羅帶」「埋香幻」和「魚藻宮」等戲，在別人詆毀毓敏不是「荀派」的時候，令香和令文昆仲態度堅定的表示：「我們認為孫毓敏得到我父親的真傳，她是荀派最優秀的傳人」，別看這簡單的兩句話，由荀氏昆仲說出來是權威的，是擲地有聲的。

荀慧生開追悼會的時候，她師母張偉君不提毓敏的名字，甚至於不承認毓敏是荀派傳人，「紀念荀慧生先生」的紀念文章，所有荀派弟子都有紀念文章，獨缺毓敏的，只在最後一頁刊出毓敏的一幅十二個字的輓聯。而且是排在外界人士後面，毓敏

看看眼裡想心裡，心情很複雜，這個謎底一直到一九七六年才解開。一九七六年秋天，毓敏到上海看病，荀師母到上海躲地震，一天，毓敏的朋友王家熙去找毓敏並告訴她，荀師母住在她師姐沈松麗家裡，明天是中秋節，希望去看看荀師母，大家熱鬧一下，毓敏就欣然應允。經過十年浩劫，大家能在上海重聚分外親熱，大家一見面都感慨一番，在酒過三巡菜過五味以後，荀師母忽然站起來，走到毓敏的面前，非常嚴肅地說：「毓敏，我對不起你，我現在向你賠禮道歉。一話說完，朝著毓敏鞠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這時，大家都吃了一驚，毓敏急忙攙扶了師母，並說：「師母您這是幹什麼？」荀師母繼續說：「當年你跟你師父學戲，我是有私心雜念的，我為了培養女兒，阻擋你跟師父學藝，影響了你和你師父的關係，希望你能原諒我，我相信真正的

藝術是不能泯滅的。也許我等不到那一天了，所以我想把你師父的重要資料都交給你。荀派藝術一定要保留下來，你一定會發生重要作用的。」毓敏聽完了師母的話，感到十幾年的蒙冤終於得到昭雪，十幾年，凝結在心底深處的疑團終於被師母說破了。眼淚奪眶而出，這時情不自禁地與師母抱頭痛哭起來。雖然這餐飯吃得很不順利，但是，能把十幾年的謎底解開，對毓敏太重要了。

一九九五年，毓敏發起紀念荀慧生、尚小雲、筱翠花（于連泉）九十五誕辰活動，主要目的是紀念她師父荀慧生，因為這三位大師生前非常要好，又都是同歲，都是她敬仰的前輩。在發起紀念三位大師九十五誕辰的時候，作為有家的代表只有身患殘疾的荀令文了。由於他的支持，「紀念會」進展得很順利。有一天，荀令文打電話給毓敏，要她到他家去一趟，有要事要談，同時約請了作家鄧友梅。荀令文說：「我父親的百年冥誕將至，父親一生中值得稱頌的正義行為很多，多年來沒有得到好的宣傳，希望鄧友梅和毓敏能幫父親整理一生的傳記，同時搞好『百年冥誕紀念』。」毓敏為舉辦師父的九五冥誕已

經焦頭爛額，能否為師父舉辦「百年冥誕」，一點把握也沒有，那真是「巧婦難做無米之炊」，顯然使令文有些失望。半年後，令文的病情惡化再次接受手術治療，他知道自己將不久人世，毓敏到醫院看他的時候，他長時間說出一句話：「紀念父親『百年冥誕』的事情就拜託你了。」這是他的最後遺言。毓敏當時沒有猶豫餘地，堅定地說：「我一定努力把師父的『百年誕辰』辦得紅紅火火，您放心吧！」

荀慧生的「自傳」和「影記」在紀念他「百年誕辰」之際如期出版。毓敏並發起全國二十五個藝術團體成功的舉辦了紀念「荀慧生、尚小雲百年冥誕紀念」。後，荀令文的遺孀在亞運村「山釜餐廳」舉行答謝宴會時當著眾多客人，拉著毓敏的手，激動地說：「毓敏，千言萬語一句話，我替令文、替我們荀家感謝你。」毓敏不忌恨，用感恩的愛心，為她師父做了一件大事，識者莫不感佩她的胸襟寬大。

六十大壽眾星捧月

二〇〇〇年二月初，是毓敏的六十歲生日，對她已經死過一次的人來說，對自己的六十大壽是特別珍視的。然而，當她

的生日臨近的時候，正忙著紀念她的老師「荀慧生百年誕辰」的大型活動。來自雲南、成都、濟南、煙台、上海、錦州、江西、南京、石家莊、天津、湖北和北京等全國十幾個城市京劇院、團的三十多名荀（慧生）派弟子和再傳弟子匯集在北京，她和劉長瑜、宋長榮整天忙著給各自的學生排戲，儘管在名義上這個紀念活動是中央和各級政府主辦的，但是誰都知道她是具體的操辦人。每個學生演什麼戲，什麼時候排練，以及吃、住、行她都必須做到事必躬親。「紀念大會」怎麼開？「學術研討會」怎麼搞，也必須由她做出周密安排。至於她自己主演的戲，自己的學術論文也得準備。同事們和她的學生看她很忙，對她充滿了感激之情。據說她們要在紀念活動之後對毓敏表示一點心意，當時她也沒在意。就在紀念荀老師的活動即將結束的時候她才知道，原來她們也不知道從哪裡弄到了毓敏的生辰八字，已經在給毓敏籌備「六十大壽的壽宴」了。為了給毓敏做壽，有的學生推遲了離京的時間，有的學生干脆把火車票退掉了。有的學生在給毓敏籌備壽禮了。那天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有來

自各地的多年老朋友；有近五十年的同窗；還有師姐妹。大家歡聚在北京的「全聚德烤鴨店」，圍繞在毓敏的身邊，伴隨著不停的閃光燈，伴隨著一句句真情實意的感謝和祝福，獻上了她們的鮮花、美酒和一個精美碩大的花蛋糕，上面用粉紅色的奶油堆積成十一個字：「慶祝恩師孫毓敏六十大壽」。

這時毓敏已經是酒不醉人人自醉了。她確實感到了幸福，感受到溫暖，因為越是在這樣的時刻，毓敏越不會忘記當年在死亡大門前感受到的，刻骨銘心般的孤立、冷漠、淒慘和委屈；自然也會想起當年她自殺未遂，一個人躺在寒冷的病房裡，欲生無路欲死無門的日日夜夜。

就在毓敏的學生們一個一個舉起酒杯，傾訴著對她們老師的美好祝願時，也是毓敏被眼前幸福的熱浪和甜蜜的美酒灌得微微欲醉的時候，毓敏的妹妹毓偉也舉起了酒杯，說：「今天，來自五湖四海的這麼多荀門弟子自發地給我姐姐辦六十大壽，我真替我姐姐高興，所以我首先替我姐姐謝謝大家，我今天也想當眾表達一下我的心情，我們從小被父親遺棄，母親又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我的姐姐儘管也

很困難，自身難保，卻一直像媽媽一樣愛護我，照顧我，管教我，幾十年來，相濡以沫，真是老姐如母啊……」這時她已經哽咽得說不出話來了，在場的人也都鼻子一酸，潸然淚下。

當毓敏在生日的盛宴上要當著親朋好友和學生的面吹滅那六十支蠟燭時，她閉上了眼睛，默默地思念著，祝願著，嚮往著……因為在這六十支燭光中包含著她前半生的血淚經歷，浸透著她六十年的人生體驗。六十年來，她曾經失去了父愛，失去了母愛，失去了一切人的愛；為了愛，她十七次賣掉身上的鮮血；為了愛，她被迫走上了絕路；為了愛，她歷盡千辛萬苦與荊棘坎坷的路程。然而，她也不會忘記，在她需要愛的時候，從她景仰的老校長到普通的清潔工；從中央文化部長到學校的師長都使她感受到人間的溫暖；在她失去愛的時候，她也感受過非人的虐待，更體驗過「落井下石」和「破鼓亂人捶」的味道，切身體驗過大生旅途中的麻木、絕望，甚至是死的悲哀……今天，她擁有這麼多的朋友，擁有這麼多的愛，她應該知足了。她的眼睛裡閃爍著激動的淚花，嘴角卻往上翹著怎麼也不攏。她就是這

樣，遇到多麼高興的事情，也忘不了那辛酸的往事，越是興奮，越是心酸，越是高興的時候，她的淚水越是止不住往外流，在她的笑聲中永遠含著酸澀的淚。

故人重逢冷靜理智

一九九二年的秋天，毓敏率領戲校學生第一次赴香港，參加「香港藝術節」的演出，新聞媒體發達的香港報刊對他們的演出做了充分的報導。一天，一位熱心的記者把毓敏帶到一家酒樓上，說是讓她見一位朋友，當她一見到這位「朋友」，她的心情再也無法平靜了。他就是與她斷絕來往近三十年的顧先生；他就是把她趕出北京，幾乎把她送到望鄉台的那個「罪魁禍首」；他曾經使她成了「資產階級臭小姐」、「修正主義苗子」、「特嫌」和「畏罪自殺的反革命」；他們之間曾經有過情投意合、山盟海誓的難忘歲月，也共同經歷過棒打鴛鴦的悲慘一幕。看到他，她突然感到頭昏眼花，幾乎要摔倒，他急忙拉住毓敏的手，聲音嘶啞地說：「毓敏，我把你害苦了！」這句簡單的慰問，她等了整整三十年。她知道，他的心裡一直是這麼想的，也是他一直要告訴毓敏的，因

為他們終歸都經過了那段初戀。儘管在那個年代他們除了藝術上、思想上的交流外，不可能像現代青年那樣有任何過火的或者失原則的行為，但是他們的關係越是清白，感情就越是真誠無邪。

也許毓敏終於聽到他這句等了快三十年的安慰話，心情似乎平靜了許多，反而說：「別提了，你也不容易呀！我們都會感到歲月的磨礪和對命運的無奈、埋怨、訴苦、糾纏甚至回首往事已經沒有任何意義，已經太不實際。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寬恕、諒解和擺脫。我們能夠見面，哪怕是一句話也就夠了。」

隨後他們簡單地介紹了一下各自的生括情況，其實也沒有任何意義。毓敏的情況在各種報刊上都有介紹，他不會不知道的。不過毓敏還是告訴他：「我有一個完整的、平靜的、滿意的港灣：家。我先生老洪真誠待我，讓我舒心，讓我知足。」

應該說這是一次光明正大的會見，從他們的經歷來說，對撫慰雙方心靈中的無辜創傷還是有意義的，大家都會給予充分的諒解。然而，由於為他們會見製造機會的那位記者，把他們的見面交談的情況寫在報紙上，顧先生的岳父看到後，又親手

把這張報紙交給了顧太太。顧太太因為有心臟病，一見這篇報導，立刻暈倒昏迷不醒了，被送到醫院搶救。而毓敏從香港回到北京，發現她的先生也消瘦了許多。毓敏見他悶悶不樂，猛吸香煙，問他後，才知道他也怕毓敏到香港重溫舊夢。其實毓敏的洪先生和顧先生的太太真是多慮了。毓敏和顧先生都是對自己、對家庭負責的人，否則當初是不可能讓領導的政治壓力就能輕易給分開的。他們雖然分開，但是無怨無仇，而且是為了對對方負責才分開的，為什麼要敵對呢？所以他們的見面也會對對方負責的，尤其要對對方的家庭負責。毓敏對老洪說：「你也不想，我現在是個殘疾人，又年屆花甲，怎麼可能把自己親手鑄造的家庭拆散呢？怎麼能那些荒誕的事情呢？從河南到北京後，有人當你的面給我造謠，把我說得一塌糊塗，都沒有把我們的家庭動搖，我們見一次面，互相安慰一下又有什麼呢？」為了安慰丈夫，毓敏儘量照顧他的情緒，為讓他散散心，毓敏特意陪著他到新、馬、泰和香港、澳門旅遊了一次，才算風平浪靜了。

一九九三年，應「中國國劇協會」邀請，「文建會」贊助的四人小組來台講學。由「北京市戲曲學校」校長孫毓敏女士領隊，「中國京劇院」生、淨行兄弟演員李光、李欣及琴師李祖銘等，到「台灣大學」、「政治大學」等十七所大學和十個文化藝術中心舉辦京劇示範講座二十五天。「復興劇校」、「國立藝專」、「華岡藝校」等地示範講座，緊密的活動行程，有時一天要趕四場，二十多天下來，他們已累得精疲力盡，但領隊孫毓敏說：「看到台灣同胞對京劇的熱愛和關心，我們再累也高興。」講座聽講者將近萬人，甚至有些學校除張貼講座公告外，還有畫京劇臉譜和孫毓敏、李光、李欣三人的戲裝照，讓演講者驚異不已。毓敏是科班出身，在戲校學習八年，是個文武崑亂不擋的全材且角演員，她除了勤奮學習且行技藝外，還利用時間學習戲劇理論，閱讀名人傳記，看書之多，涉獵之廣，戲行之人無人出其右者，她演講資料充足準備完善；開講時，口若懸河侃侃而談，能使聽講者聚精會神的聽她精彩的演說，其中最精彩的，是她學四大名旦「四五花洞」裡的唱腔，第一句梅蘭芳唱：「不由得潘金蓮怒惱

台灣講學倍受歡迎

眉稍。」學梅氏雍容富麗的氣質、穩重大方的唱腔，維妙維肖，第二句尚小靈唱「自幼兒配武大他的身量矮小」學尚氏氣足神完高亢剛勁十足的唱腔，十分神似，第三句荀慧生唱「年荒旱夫妻們受盡煎熬」

學荀氏嬌媚的嗓音，委婉的唱腔、嫵媚的眼神尤其精彩，第四句程硯秋唱：「因時會應學生的要求，唱張派「蘇三起解」，學程氏幽咽，和她自編的英語「蘇三起解」，由台下委婉、低迴多變，起伏跌宕的鬼音，入木如雷的掌聲，可印證學生們對她演講的成三分。這四句唱腔代表且行四大流派，毓功。(未完待續)

中 外 名 人 傳 稿 約

本社應讀者要求及作家建議，自三三八期起增闢「中外名人傳」專欄，除聘請編輯委員執筆撰寫外，歡迎國內外讀者惠賜大作，稿約如下：

- ① 中外名人傳每篇撰寫一人，字數每篇以不超過兩千字為限。傳文內容務必註明國別、出生地、生卒年月、重要學經歷、主要事功及成就、著述、特殊事跡、文字力求簡潔流暢，以通俗易解之白話文為限，對傳主直稱其名，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稱老、稱先生、不空格、不抬頭，以突破時空限制。
- ② 文稿請自行影印留底，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
- ③ 「中外名人傳」以現代人物對世界、人類社會有貢獻、有影響者為限，不論在朝在野，各行各業，均所歡迎，文末請註明參考資料，以便查對考正。摘錄他人著作、推荐名人小傳須經徵得作者同意。
- ④ 來稿一經採用，出版後將酌送稿酬或贈送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
- ⑤ 惠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中外名人傳」編輯部收。